

美國維州軍校傑出校友

中國名將孫立人

● 揭鈞 (加拿大滑鐵盧 [WATERLOO] 大學化學系教授)

常勝將軍舊屬懷念

西元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二日(農曆十月十七日)是中國常勝將軍孫立人百年冥誕，十一月十九日，是他逝世十週年。

許多他的舊部屬、學生，他們的後代及社會人士將在台灣佛光山舉行紀念大會。可見孫將軍領導的成功，遠及戰場之外。筆者本是微不足道的小兵，居然被收為義子，對他領導成功的因素不斷探討，今年夏季，抱著朝聖的心情和內人曉瑜去到義父孫將軍的母校維吉尼亞軍校(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-VMI)訪問，見聞已另有報導，不過此行與「現代花木蘭何之元」(見《中外雜誌》一九九九年七月號)相識，也許是孫將軍在天之靈的安排。

經過維吉尼亞的萊氏米來教授(Sr.

ehmiller)用電子信件相介紹後，這位勤學有理想，有抱負的青年和我，也算是對孫將軍有許多共識的朋友，因為我們通過好的信件。何之元在維吉尼亞受教育期間，把孫將軍的相片放在自己的帽子裏，來振奮自己，並隨時向別人指出，她是以孫將軍為榜樣，學著他到維吉尼亞再拿第二個學士學位。

何之元給我的信件中，曾經談過維吉尼亞的教育，她有很好的見解，並且請她的母親，自台灣寄來幾本《中外雜誌》，在二〇〇〇年七月號，她發表了「從老鼠到軍官——美國維州軍校人格教育。」我拿到書後，一口氣把這篇文章讀完，並不時再讀。

筆者從事教學至今三十年，認為自己從化學中學到如何去解答問題，做研究工

作，甚至如何去生活，但是很少想到科學會影響到我們的人格。因此，除了有時向學生們介紹一些科學家的想法、推理和他們的成就外，很少提到人格的教育。當然，站在教學的立場，最重要的是提起學生的興趣，學是他們自己的事，一旦學生在態度上有了轉變，就是教學有了成果。

榮譽奠基於誠

以誠拙教育幼年兵

何之元對維州軍校教育的感受，充分代表她個人接受教育的成功。她認為「誠」是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格，「誠」也是孫將軍最重視的美德。孫立人一九二五年，從普度大學拿到土木工程學位後，為了強兵救國，下決心去維吉尼亞學軍事，那時的軍校和一九九七年何之元進的軍校，當

然有很大的不同，就拿立正的姿勢來說吧，改變得太多了。但是「誠」和榮譽(Honour)制度，是一貫的。

筆者原來去當勤務兵只求飽肚子。到台灣後，孫總司令來點名，見到我們這些年幼的孩子跟大兵們一起，學不到什麼，下命令給各部隊，把年齡十五歲以下的調到「幼年兵」來受教育，幼年兵的隊訓是「誠」「拙」二字。後來清華大學洪同訓

導長告訴筆者，他在陸軍總司令部服務時，禮堂和餐廳所都掛著誠、拙二字。孫將軍一再要所有的官兵不自欺、不欺人，任何人都要老老實實。拙字是對事而言，做事不投機不取巧，按部就班去做。他對幼年兵的教育十分重視，所以他常到幼年兵總隊來教育這一千三百多名以軍隊為家的幼年兵。在孫總司令任內，誠實被視為最重要的德性，誠實承認過錯，處罰起來減輕，相反地，不誠實會加重處罰，各級長官切實執行這種制度，所以上上下下，無時不以誠字來做修身之道。

有一天在烈日之下，孫總司令對幼年兵講解隊訓「誠拙」，他說：「你們今天在這裡受教育，是要增進學識、陶冶品格，鍛鍊身體，你們的長官，要協助你們達

成這個目標，你們一定要誠誠實實，他們才能幫助你們，否則你們還要受到處罰。」這些話，初聽起來不像一般大官對士兵講的話，而是一校之長對學生的循循善誘

。他簡單幾句話，就把學校的風氣帶進了軍營。官兵的關係，成了師生的關係。他誠懇的態度和愛心，甚至帶了一些家庭的氣氛到軍隊的學校來。不久，我們的中隊長唐鐵仕上尉，在隊上推行愛的教育。

孫總司令對拙的解釋是「笨」的意思，做事不取巧，一步一步來，把每一個地方都做好。對求學的幼年兵，他要我們把淺易的學好。把根基打好，然後深奧的也就容易了，他很關心地交代：「你們在戰亂的日子裏，沒有讀書的機會，今天還不遲，只要按部就班去學習，還是可以學會許多東西的，有了本領，自然能夠報效國家。如果取巧，不求實際，根基沒有打好，將來沒有辦法去學高深的東西。」這些像家長叮囑孩子的話，把「誠拙」二字，變成了家訓，永遠記在他學生的心中。

何之元受到維吉尼亞教育後，認為「誠」是榮譽(Honour)的基石。「不誠無物」。誠的最難處是獨自生活時，自我檢討、實行。孫將軍在被圍困孤立的時候，每天

做運動，追求種花、種果樹、養鳥、養雞的知識。他那誠懇好學的態度，使和他有接觸的花工、園工、農民、水電工，甚至負責圍困他的一些人都敬仰他。

個性特點不許說謊

何之元還認為「誠」包括不許別人說謊。這也是孫將軍個性的特點。當他被孤立時，每次看到報紙上扯謊，總會痛心嘆息，當我在他身邊時，他會告訴我，例如以前台灣一些報紙，為胡璉吹虛，說他是「古寧頭」大捷的「功臣」，甚至有些人把功勞放在蔣經國的頭上，他看到這些謊謬的言論和報導，就向我指出：「古寧頭大捷是二〇一師，鄭果師長的戰功，怎麼可以亂把戰功給這些未曾打過仗的傢伙呢？」他認為一個社會，允許公開地說謊，某些人製造歷史，必定走向滅亡。

關於古寧頭一仗，筆者已在《小兵之父》一書中略述，詳細情形，尚待史家研究，在此略提，旨在說明孫將軍不容許他人不誠的個性。

孫將軍以「誠」訓練的軍隊，先有稅警團，繼有新三十八師、新一軍，後來廣及全台灣中華民國的陸軍，基於誠而崇尚

榮譽的軍隊，攻無不克守無不固，所以孫立人帶的兵被譽為「常勝軍」，外國的文獻中也多了一個「常勝將軍(Ever Victorious General)」的名稱。可見誠是精神武器。

讀何之元的文章，使我領悟維吉尼亞教育是孫將軍成功的因素之一，但是義父的作風不是完全「美化」。新一軍許多舊幹部告訴我，孫將軍一再告訴他們：中國和美國不同，中國的軍隊要有自己的一套，適合自己的國情，經濟和人文的策略。

因為「兵者，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」(見孫子兵法始計篇)。(孫將軍「誠」一視卒如嬰兒，故可與之赴深谿，「誠」一視卒如愛子，故可與之俱死」，(孫子兵法地形篇)，這些就是他在軍事上的創新，據葉晨暉博士(VMI-60 年班)告訴我，美國許多軍事專家，專門研究孫將軍的治軍辦法，採用他的設施。後來台灣請來一些美軍顧問，他們還說「我們是向孫立人將軍學的！」

軍命有所不受

從小精讀孫子兵法

跟隨孫將軍比我更早更久的如陳參謀良勳，住加拿大的葛琪，受過害的潘德輝

、江雲錦、王善從、郭廷亮、劉凱英及劉立忠等，常告訴我孫立人從小精讀孫子兵法，用兵變化莫測。「將軍韜略介孫臏，神機若定勝孔明。」(劉立忠字)，在他的許多事功中，也有不少「途有所不由，軍有所不擊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爭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」(見何之元文引用孫子兵法九變篇)的實例。

最令我感動的是孫將軍打敗圍困三十三年之惡勢力獲得自由時，前新一軍砲兵連長田世翻前來見他，相抱痛哭，感謝孫救命恩人。後來田世翻告訴我，孫將軍在緬甸初期戰爭中，率三十八師給第五軍和英軍殿後。杜聿明帶著第五軍進入野人山，同時要孫將軍帶卅八師經野人山撤退回國，孫將軍有遠見，認為野人山是孫子兵法中的「圯地」，無法行軍，傷亡必定慘重，於是負起「抗命」的責任，帶著卅八師向印度撤退。杜聿明帶著第五軍走野人山，幾乎全軍覆沒，連他自己都大病一場。此後杜聿明對孫將軍妒忌記仇，結果杜聿明在《遼瀋戰役親歷記》(中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，一九八五年版)中，盡量攻擊，毀謗孫立人將軍，而為孫將軍「討還歷史公道」的，卻是前卅八師及新

一軍的一位軍醫處長薛慶煜，為文評擊杜為消積憤，而暴露其弱點。(見薛慶煜著《印緬抗日戰爭書刊評論集》，《鷹揚國威》(東大圖書公司)及《孫立人將軍傳》(內蒙古大學出版社)。

史迪威任蔣介石參謀長期間，在緬戰中得力的將領是孫立人和廖耀湘兩位將領，在《史迪威及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-45》一書中，特克曼(Banbara W. Tuchman) Macmillan Company 出版)寫道：「孫立人，瘦，英俊，有己見，有信心，他對任何人，連史迪威在內，都不會絕對盲目的服從。」孫子兵法云：「將受命於君，合軍聚眾。」「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」，「不可勝者，守也；可勝者攻也。」「凡戰者以正合，以奇勝。」

在每一場戰爭開始之前，他有很多準備工作，善戰的孫將軍，要以最小的犧牲致敵，而不致於敵。除了考慮道德、榮譽、正義等德性的問題之外，他還要保護他心愛的部屬和士兵，他要在作戰的計劃中發揮其「知己知彼」「知天知地」的效用，以減輕士兵的傷亡，而達到「勝乃可全」的目的。

君子坦蕩蕩

君子之風謙遜溫和

義父孫立人開始讀書時，課本是四書五經。幼年兵被蔣經國強迫解散時，他收容我們五個小兵，培植我們在陸軍子弟學校讀書，也要我們背誦四書。這些文獻中，對君子的解說很多。總而言之，君子是指有道德，有才學的人。

從「大學」篇看來，君子能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並修其身。而且在各方面都能做到極好的程度。「中庸」篇亦指出道德無假期，能讓道德去度假的人，就不能稱為君子，君子中庸。孫立人天性不偏不倚，無論與他人來往或獨自閒居，總不離他君子之風，他不用起怒，小人敬畏之。薛慶煜引吳子的話來寫照孫將軍：「威德仁勇，足為率下安眾，佈陣決疑，施令而下不敢犯，所在而寇不敢敵。」

敬佩孫將軍的何之元，認為美國軍事學校教育特殊珍貴的是人格教育。她引用麥克阿瑟(Gen. Douglas MacArthur)和西點軍校學生告別辭一段，很多是孫將軍的寫照。孫將軍被冤枉地軟禁圍困時，堅強地生活了三十二年，最後為自己証明清白。

他在多次領取勳章時，顯得特別謙遜和溫和，他是一位力行者，一向不多話。每次要說話，他都再三考慮。一九八八年，我去拜訪前監察委員陶百川，他是為郭廷亮案主持正義者，便中請問義父有什麼話要我轉達，他想了半天然後說：「謝謝他救了我們的國魂。」當時我不懂得他講的意義請義父解釋，他說：正義是一個國家的靈魂，沒有正義一個社會就沒有靈魂，這個民族就會滅亡，陶先生維持正義，就是救了中國的國魂，我感謝他。可見他的著眼點，不是自己的成敗，而是國家民族的存亡及正義的伸張。這不是君子周（為公）而不比（偏少數人）（論語句）嗎？

還有些人安慰我道，孫先生是位君子，蔣氏捉不到他的任何把柄（弱點）。所以不敢用他。這也許是很多人同情他，為他可惜，有機會的時候，沒有爭取政權。登到最高的位置上，主政台灣。甚至我有時也有這個疑問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，蔣介石下野，李副總統宗仁亦於五日赴美，孫將軍若要主政台灣是輕而易舉，合法合理的事。這個疑問，直到一九八八年，蔣經國死後，我回去看義父，才有了解。他第一個關心的問題是台灣會不會有

內戰。我分析當時的情況給他聽，然後說內戰沒有可能，他才放心。他是極不願見到自己的同胞受到內戰之苦的人，我想這真是他當初支持蔣介石的主要原因，而且他真是一位君子，「在風雨中挺立」，「同情失敗者」（何之元譯麥克阿瑟語）。

孫將軍被圍困時，因為我是義子，能夠和他接近，有時他嘆息偽君子不如小人。這說明他因為站在國家民族大義的立場，以君子之腹去看人，坦蕩蕩而未防別人陷害他的陰謀。當他爭回清白和公道，重獲自由以後，他把收藏了五十年的美國勳章送到陣亡將士張崎家中，為陣亡的新卅八師副師長齊學啟在湖南修墓，要我去查看廣州的陣亡將士公墓，慰問他往日的部下，而不是對陷害他及他部屬的人記仇。這不是他「能寬恕還能遺忘」（何之元譯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統帥李將軍(Gen. Robert Lee)的君子心腹嗎？

人格是做大事的基礎，近百年來孫立人將軍樹立了榜樣，他從維吉尼亞畢業七十多年後，有一位步他後塵，去做「老鼠」而接受磨練的青年，飽學而歸，他在天之靈自然深感安慰，他的百年冥誕，為民族而慶。